

春秋左氏傳補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三

兵沈於野乘起學

僖公元年于焉此一後志焉城在大名府清豐縣東北方輿紀要在焉此中里有以焉次于焉北故邢即此城也

于夷儀元和志林邢國之邢州城夕西南隅小城是也夷儀故城之龍岡縣界大儀故城是也在縣西一百甲里蓋按邢之遠以遠狄難和之其西遠仍在順德府邢州縣境去遠于狄之至便乃安此夷儀字也近齊術之郊一後志夷儀城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

齊師攻師曾師城邢並列三國九著其等也春秋係城者之古也係城師以救鄰國之志以師為重故不書將

于檀水注注潞水自陳城西而東流注之為水東注潞故北之隱口擊北

有谷水星也犖即種兵杜預謂在陳縣西北也犖小城在陳郡西南方輿紀
要犖城在陳州西北

虛兵之成將歸者也服之虛丘魯已魯有亂郭佗兵成虛丘魯與郭佗

因兵將虛房石敗之所以懸傳之也據此杜預曰為虛度然服是汪光師

得杜則有心主是與者可定其注舍矣破棟高以信虛止在曼縣內亦

不可考

汶陽之田方輿紀略汶水出泰安州七石萊蕪縣東北七十二里原山之南杜預

所注此汶也運河記汶水自泰安州歸寧陽汶上縣界又西去東平州注濟

水此故道也水直提個汶水舊自寧陽西流至東平州東六十里之戴村又西行州城

濟于戴村每壩過其入濟為五安山湖分濟水自明永樂九年為戴村用自其來以南往湖中

運而南注於河王南注按應劭云杜北者陽水南為陰蓋在兗州府寧

陽彰北漢置汝陽縣在芒阜縣東北四十里非此汝陽也

及費一使志費縣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

君已甚矣揚夫家弱不能討又哀姜為侯子君母善自討之然則齊之誅之
且也桓公所以也

二年 滅下陽元和志下陽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今屬山西府州

盟于費水注汝水又東逕費城為似潁之潁城也周朝十三州志以為費城
在魯縣西北社主費貫字相如貫在齊謂費津也非此矣一使志費津故城
在曹州府曹縣南十里即古費地按地志費城今在蒙澤城與之歸德府南五
縣接界

傳辰產即北辰縣今之玄州案字記古稱山已有駭馬方輿紀要辰產在

汾州府石樓縣東南四里水作龍象出吐京城東南道在山下牧馬川上
產名駒一名鹿產各

假道于虞一假道于虞山在解州安邑縣東南三十二里跨夏縣平陸縣界一名
虞山一名虞阪晉假道于虞即此故化安中條山之支阜也

虞元石思誠圖記冀州道社在蒲州河津縣北十五里

題於水注注大陽縣傳載東北十餘里即巖於阪也有東西龍向左右幽
空躬躬地堦中則築成道指南水路治為於橋也大陽城北封長坂二
十許里治虞故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元和志巖於阪在陝州平
陸縣東北七十里穆天子傳天子南登于薄山今其於之陸

鄭案字記鄭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紀禹其城固四里六治鄭寒

三門 元和志原柱山似名三門山河出其間有小于門故亦稱三門紀安在解州平陸縣東南五十里

○ 魏其之既病則不惟君叔 服社郊皆非也言康國柱曰國其亦通與師伐之其
創君實使之以見鄰國得相征伐起已伐魏亦有故

○ 秦曰 方輿紀要桐桑驛在陝州閿鄉縣東三十里魏工敗戎于秦曰即桐桑
三年取舒 方輿紀要舒城在亳州府舒城縣治

陽穀 一統志陽穀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

○ 傳 不日早不為勞也 得救以之 道後漢書黃琬傳注引考異郭曰信之時

兩澤不澍於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使士弔救下讓位
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頭人之吏受化賜遠祝等八人曰幸在事人方今天旱

所生稼害人當死百姓何誘請以身塞塞狀也

四年次于陘楚世家作陘山按地志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方輿紀要陘山在
南封府新鄭縣南二十里蘇秦說孫臏南有陘山說楚曰北有陘塞史記魏
襄王十六年伐楚敗于陘山又秦攻陘使人馳而陽之地徐廣曰陘山統一名今
自陘山而西南達于襄鄧皆羣山佛道故昔以陘山為南北之陘塞按陘
山近來甚廣注家注陘者不一在廣而實則有陘山杜預指台陵之陘為或所
在許州郵城縣南皆与傳文通次于陘小合韓策秦攻陘孫臏南陽之地
是陘已近南陽若在汝州南

台陵一統志台陵故城在許州府郵城縣東三十五里

及江人黃人伐陳高氏曰此方及者非魯及也案上齊人執韓濟陰乃齊及

二耳揚杜預乃因穀器內許之說然預何以知奇不以也

傳風馬牛不相及服之風故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高誘云此亦春紀注馬牛父

牛也勝馬父馬也皆得羣游臣北于牧之野風令之管子修靡而僕堯之時牛

馬之牧不相及張世南游宦紀問牛馬順風馬走逆風之是一理

五侯九伯詩旋丘孫漢張處受春秋異讀鄭言五侯為州牧也九伯為州

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在陝而治按不為平侯用之陝

自陝以東皆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不足五等諸侯九州之

伯昭虞以此解也鄭駁之是天子何異何未補一者也鄭說如此故因釋之命作牧也釋下

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亦侯皆侯侯者牧其佐自也伯

矣按孔穎達亦不知鄭說也山傳疏駁引鄭說乃有心排抑之理不亦明故復修

之飲食者嗜頌者身杜預記甚易聞記宜其以鄭為煩碑不近俗情也

夾輔用宜（依）既之在左右曰夾（轉）天子傳左右夾佩注夾佩左右兩佩詩

張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此言天子用之於陝佐治也夾之通俠（權）弓上則弓復

主夾之也釋文夾亦又作俠（哀）十三年公羊傳注賸詳俠救和也

西玉于河（以）東伯而玉之（若）玉自阿陽而止

南玉于穆陵（元）和志穆陵山在沂州沂水縣北百九十里然此古征五侯九伯而

玉不在此在封域黃州麻城縣有穆陵關在州北二百里在縣西北一百里一使

志木陵山在黃州府麻城縣西北九十里山上有木陵關木唐書作穆鄂岳觀

參伏孝道古封蔡州吳元濟引兵出穆陵關是也六曰可履者在此履而由

則陝右可主獨唐以襄漢為山南道夫于欽齊業以蓋都昨胸影東南一百里

大塊山為穆陵關景基紮其說見讀史傳而不知其文句之老也

北至于善林通典涇州鹽山縣春秋時善林邑水行注清河又東北善林傳出

為東運南空船故城為運樂陵郡而東北運鹽山入海蓋曰辰之所也京相璠曰

善林在遠而孤以點然皆仲以責楚善林在此方一為迫穆陵東一在善

東北境強侯亦所齊分封之地也在遠西者得之今永平有

昭王南征而不復高誘注引傳征下有反今唐石經秀法紀年昭王十九年

祭王年伯淫王伐楚天大穰雉兔皆雲去大即于漢王涉呂氏春秋善初為周

昭王親將征荆幸好原且多力為王右區及涉漢梁敗王及蔡王括于漢

中幸休康括王此濟又反振蔡王振振老孟出其屍也劉恕直經外紀昭王

南也將反濟漢一瀆一人以膠一虹王五中法膠池水解王及蔡王游焉

五年祀伯姬未朝其子杜預之時子年十歲左右在梅多禮向園見一子長可壯
居宗廟杜預之事矣春官典命職達子未誓則以皮命信子男度亦禮其去
年在冠婚而後可也未有十歲幼者得行於夫預之此言不知何據
于首止一統志吾鄉在歸德府睢州東南

臧莊水作注巴水南漢注于仁詔巴口又東注於故城而故莊園也方輿紀
要款影城在黃州府蕪水縣西北四十里故莊子園莊城在黃州西南

吾人執虔虔之杜言吾侯備虔之祀而歸其職宜于王故亦以臧同姓為漢故
春秋之吾有見于彼而見于此者于杜見一吾于此又見一吾於臧同姓吾
考也于衛侯嫩臧耶見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吾人執虔虔之則虔之國
亡身虜者以自取又別起一吾亦以吾之而不可恕也劫賊殺人取財而身

貨于上罪亦可免乎

傳(事)夏朔日南王(隋志)春秋律命應序並保五年壬子朔旦冬至

觀(臺)尚書大傳王升舟以水鼓侍惡觀臺惡注惡積乃亞次也觀臺口

口知天時在候也大雅帝上臺引服注天子曰堂臺法侯曰觀臺鄭注而臺

與好靡同堂則喜觀臺亦在泮宮之北深文并以聽朔于太廟口既視朔

遂登視臺未準去遂去遂事之名不必与太廟同也

不校(大)斯用兵高子曰烽警扶整而生見言而校以衛厥身苞氏補注校

報也

道柏(杜預)之道國在江州安陽縣南據漢志安陽安皆居江州而安陽有

江州江州陽安有道國道之山當作陽安元和志道城在荊州

江州確山縣

東北二十里一統去柘不在汝寧而西平縣西

輔車相依

小雅正月其車既載乃弁爾輔西其輔是才解脫之物也今人

傳杖于輔以助輔車也韓愈十過為官一奇諫之虞一有就如車一有輔一依

車車亦依輔義同小雅杜旅

杜旅過

層七嘉寧

莊子賸蓋局層竭則嘉寧韓非存韓而層七則嘉寧之西

策嘉寧法說韓魏治

魏仲魏林

賈逵之魏仲封東魏制是也魏林封西魏魏王是也

同按陸元年傳曰魏魏林定于制則魏林為東魏矣通典魏仲國七陝州平

陸縣元和志魏有三北魏今陝州平陸縣東魏七京陽縣西魏今鳳翔府林

風為方輿化為上陽城在陝州城東南又魏城在鳳翔府城東南三十五里周文

王弟虢仲初封此是為西虢平王東遷始徙于上陽為此虢或曰地也王虢仲
之末邑支子而封據秦本紀武王十二年滅小虢當春秋莊王世則虢仲之封
亦在上陽之陞平王東遷者非也元和志風和虢為虢其用文王弟虢仲而封
曰西虢然虢仲封在榮陽為鄭國滅之地之虢非虢叔也而支子而封者若是
藏存盟存周方大駭存乃台以吾治而信之全版藏存而郭周官司約職又
大約廟之于王娶小約制書于丹國注云七侯皆有儲者丹書此藏也道古
又司勳職大功司勳藏其藏注云或探副也功書藏于天府又制于此夫以其主
實據天府故未見其事

神必據我詩傳據信也

均服據之傳與服志宗廟祀皆服制主獨於口初緝信也士皆於也注云

是

華於注古文移為約於同也同古者上下皆言也此均服者亦移衣裳皆傳

天策傳

晉書天文志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第一星曰策星王良、術星

也主天子之僕

晉書卷四十四

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王良祀巫官也傳一星曰策星王良、術星

策星也傳一星在尾月在策日東月西則策星在西方杜預曰天策傳說

星在尾天官書之文考天官書之文也宋史天文志之左氏傳天策燿即

傳說星也乃是彗杜預之誤說不王乃據

二車圓形城水注靈縣故城春秋注之於城方輿紀要靈城在同封府志

州靈縣東南三十里即春秋之於城

傳于武城一統志武城在魯陽府北一名武延城元統志武延城在魯陽府北

百里

七年甯母一統志沃母事在兗州府直隸縣東二十里

△傳知臣莫不君管子大匡鮑叔牙史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洩氏孔氏子人氏洩氏陸四年洩氏爲侯二十年洩氏爲侯也孔氏上孔孫子人氏鄭厲公十四年名於世也

△八年用致夫人鄭玉曰夫人者姓氏逆五納信左氏以爲哀姜六年以爲齊媵

教梁以爲妻妾一辭石刻向以爲成風又有以爲文姜則權子一說也以今考

以美以爲齊媵則侯子賢思必不以妻爲夫人極之伯主必以齊人以其爲妻妾

謂成風則侯子豈有君父主要一禮成風既非嫁又非討主要可致于二仍

美謂文姜則事隔莊公一世何係至此方耐惟以爲不美則庶幾近之故

按左氏固信而有微然以此爲哀姜稱有未安何者侯子非非哀姜而生

犯淫昏之罪被殊死之刑不以子孫世世之廟且赦之者齊桓之也桓之行
伯實為不孝豈可齊桓之惠夫人之配食史君齊桓之必不憚俸之
勢不為之使俸之志固老之私而媚已死之鬼則請葬時固已並行必不
待八年之久方悔其佞竟善主也然則夫人者洵成風也妻媵之助祭之事

孫復春秋穀梁曰俸之妻母
媵必廟見不得與祭也 尊成凡為將未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為此入廟

之與故春秋以其非常而著之或謂男歿姑老未傳家事于其婦雖正
遠夫入政有嗣君則宗廟之祭君與其嫡為之而母不與成風謂為而致于
廟也曰其禮不弔主人者其嗣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執事推母為主
婦則祭祀因推母為主婦夫者服曰室之子母在則不為室之子妻服何如宗
子之妻以有姑在不與祭故族人之服室之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

與此而準的人情逾七十一年為老不復婚奉還豆耳是成風也助祭者
疑也蓋自羊三傳以帝娶楚陳乃夫人乃至格之言哀二十四年宗人學夏曰
周王武王娶于薛孝惠娶于高自桓以下娶于齊皆擇明德舊族其秩次
班之可考魯與楚未嘗異姓華夷之辨見于魯頌必不共奉宗廟又齊于
楚風馬牛不相及楚即嫁女于魯齊自以姊妹妹為媵於此桓易曉了似
情如異不自見其賤耳權魯之言又無是辨也漢武帝崩後衛皇后所
謀不得祀合霍光傳上指

去以孝夫人配食庚公也教學其說已行
漢人制度每循所故事之其一端也

傳于采桑水注注河水運北及縣故城而西而為采桑津里克敗狄于采桑

是也案字記古此鄉城在蒲州實景影為此三十一步沙陰此鄉城即采桑津
也按此說也一統志采桑津在吉州鄉寧縣西

則弗致也傳意言哀其四事俱在一朝之廟乃亦禮杜預言哀其惟不荒于
獲故不得致歟與傳違悞。古法葬但隨其景棺自然不反殯違得核嗣。
即位極前。例復正棺于兩楹之間。與君荒于外者。比乎先已。祔於大未。乃
石致。身注被救魯國蒙恥不赴同盟。又不可去社。在囑何。不置也。

九年葵丘水注黃澤白城東南。遂葵丘。下元和志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
五十步。考城七屬。考城縣志葵丘東南有盟臺。其地名盟臺鄉。按葵丘者

四水注春秋古地名。葵丘七部。西三臺是也。又賈逵云。沙陰澤中。葵丘即
鄒丘也。三臺在彰德府。距漳縣西二十里。故鄒城內。沙陰。惟丘七。潘州府紫
河縣北十里。皆非此葵丘也。

白余釋法今身也。郭璞云。今人亦自字者。身魏志后妃傳。毛皇后身。

封侯傳自謂侯身而史孔觀之傳云東為不笑不由身庚悅傳御叛相聞
曰身七年未得子釋合終以殘矣見忠是彼時並稱封而身也

魏法孤 呂忱字林藪小兒笑也廣雅釋詁藪也

貞也 韓冰難三死君復生臣不愧不後為貞

公家之利 高誘曰公家公之朝也

于次 士表禮注次謂新宮倚處又云倚木為座坐于門外東方此戶雖東方
者以中門內疏室之穴位在階下西面鄉疏明處在中門外亦東方而疏此
戶倚東壁為座一頭至北取鄉陰玉既處之後柱榻前存乃西鄉闔戶
也枋履立殿廳西階也

及高梁 水經注水又南至高梁城西紀年晉出三十二年智伯臨城高

梁一統志高梁城在平陽府昨沙縣東北

潞明潞夫諱志以族阻比其姓

七年秋城區杜預之滅石居其土地據襄王以賜晉文公以因去晉居之也

傳教里克以說杜預之自解說不其拙以說謂示討忍之我夷吾久在外其入

也乘困乏之假援鄰好何嫌於若而殺自解說

夷吾若禮韋昭曰惠公燕于穀以夫人要忍於中生與達于外不欲為之禮

者所葬唐以要忍為中生妃也也按唐因之說于無禮更切近

若重向聘禮表於服向卿庭實設四支宸宰未易入禮向者如此

七與大夫昭之上軍之與帥七人屬中生者第二十三年下軍與帥七人往而

中生將上軍之七與大夫為中生報怨乘茲將下軍也七與大夫與穆氏按

韓非外儲左蓄章曰晉國之法上大夫二駟二乘中大夫二駟一乘下大夫一乘上與者大夫家年乘之名大曰馬屬有與曰馬上士八人服以爲與帥是

也

賜晉侯命周禮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錫姜以八太宰以王命免服事也

之端姜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王制諸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

子之元士以君其國也未賜爵即謂志賜命也小雅箋云諸侯世子降三年

去服士服而末未過爵命之時有征伐事使伐師士將六軍而出也

云若已爵命則皆服諸侯赤紱不得服士服世子雅服士服待同于正君

白虎通世子受爵命衣士服何諱不敢自尊也丁戊因降天子統御諸

侯異威外諸侯皆得世國極須王命方敢用其車服公羊傳錫命者何

加我服也春秋時諸侯不待天子之命天子亦或賜或不賜不以此為重輕也
又知賜命以車服為正事其受玉者乃將命之辭耳杜預謂不賜命圭伴矣
受玉玉人職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注琬圭亦王使之瑞節注侯者德之命
賜之使者執琬圭以政命焉疏引天子使毛伯來歸命為證則此受玉者
受琬圭也知非命圭者以玉人之事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
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
圭也朝覲執馬尾則守之然則諸侯自始封以來受諸天子世守之惟朝覲
執以見王故虞書云輯五瑞人之視臨于羣后為融之五瑞公使伯子男而
執以爲瑞節也竟將祥祥使羣牧斂之使祥親往班之親禮之侯以坐取
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尚書大傳注侯執而受圭於天子蓋通行者得復

其主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主能改過者復以故請俟朝覲畢主遂去
玉是常禮也馬融之卒乃復五玉禮終則還之然知朔君即位於天子正統
執命主以命瑞不得易一且復易一瑞也其年常聘向亦列有玉典瑞職瑞
圭璋璧琮以版聘瑞之不足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若柱信窮于教備
璧之文直瑞而已聘禮之使者受圭之君使卿使并送玉于館是行聘
之玉事畢亦還之聘表之已移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意也故侯自相
聘問既然還玉則法任于天子之玉亦還于事畢可知

情于受瑞聘禮實執圭璋者入告出辭玉約實賓升西楹西致命公者
楹再拜是鄰國之臣致其君之命再拜于天子之使致命則降階再
拜楹可知也若禮說惠之受瑞事之若侯執玉再拜不稽首則其情而

不共甚矣瑞呈玉之通稱典瑞職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宗瑞行信也故珍
圭玉琬圭鄭通解為瑞節不獨命圭稱瑞也杜預年昭等近見尚書五
瑞之文見此傳有受瑞之注遂誤何者命圭周禮裏王賜焉惠之命字之命瑞
命也該保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也下賜焉文之命則復解之命命服
也同是賜命而所符異辭緣外傳敘惠之但言受玉敘文之但言受冕服其
實致玉時即致冕服致冕服前之受送玉但所指久異舉一見二自可意
會而考以經瑞于故何怪乎杜預之誤也

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元志姜公注三月朔文之吞食其五月庚午朔主
文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方重主文分二十六日
壬子一百九十二入食限正五誤為二

△
傳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注云管仲之後于齊沒不復見忠之史記管仲列

傳曰子孫世祀于齊十好世亦隨世本之莊仲產政仲夷長夷長產武子
嗎產桓子方啓方產成子孫產莊子于之盛產悼子其夷其夷產
宣子武產景子能涉能涉生微凡九代也

十五年于鹹續志護陽有鹹城其口大鹹國一侯志鹹城在大名府州東南
六十里

十四年城保陵前志注詳護陽保陵即北海保陵一侯志保陵城在青
州府昌樂縣南化雲之縣東南五里

遇于防一侯志防山在兗州府金鄉縣東二十里周八里高三里孔子舍葬
于防此是也鄆縣故城在嶧縣東八十里

沙底廟方輿紀要沙麓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亦名文姓丘周穆王女叔姬
曾居此

傳公恕止之傳言止則但名而不遺則水從以多也此年曰止之明年曰歸于郟
兩事互行也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高誘淮南注文齊則毛無一之傳也新序雜事二紀文佳
出遊見路人之及棠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及棠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
曰尔不知其言表齊也毛無一之特

十五年于杜丘小東通志杜丘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信十五年盟于杜丘齊

禮桓公棠杜丘即此

次于匡東通志匡城在大名府東南十五里新序雜事二紀文佳

信公十五年次于匡匡即此信公十五年于匡之匡也杜丘在長治縣東南十五里

伐厲一統志厲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七名厲山店忠三厲拔一國公羊儀

十五年釋文之厲蒼音類 執釋按續志汝南有信侯國有拔亭故國今

光州版城縣有拔亭志以爲古拔國者亦任信漢水北出大冢山南玉厲

鄉西二之拔鄉故拔國也即今隨州之厲山店世鄉以厲鄉爲烈山氏生

靈列厲古聲通用厲又特力賴耳此屬國古音注處志在光州又歸德府

廣邑縣東亦有拔鄉宋志云傳作厲鄉正義三屬音類

于婁林續志下邳因徐縣有樹亭或曰古婁林一統志古婁亭在鳳陽縣

江縣東北

戰于韓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秋戰于韓原即此地一統志韓原在同州

韓城縣西約二十里方輿紀畝或曰韓原者在河東之山西爲城影河北

故城有孫亭即蔡音戰至

傳不書朔與日長曆五月壬子朔十日隋志劉孝孫推合癸未朔元志大衍

推四月癸丑朔壬子入合限差一月今歷推是歲四月癸丑朔壬子入

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合限

屬賈君馬杜預注曰次北據傳主娶于賈氏子明始達夫也預何注知

為次妃蓋誤切寵驪姬為夫人遂謂姬曰先王正室

盡納羣子杜武獻之族據說曰子九人中生一孩被逐晉語驪姬

又譖二公子奔逐羣子子乃立齊馬與武曰云涉

號若水任注號畧在陸渾縣而九十里據魏畧者在陳州治之而不修也

陸渾也

解州城元和志故解州春秋時解州城漢解州城也在蒲州北與東

南十里

涉河侯車敗劉姓以為侯車秦伯車破矣武王五子乃車實非卜人詞

音依劉說揚此之占詞也秦伯至王既旅占以為吉而復有涉河侯車敗

之語故疑其不吉命法也秦伐晉則秦者涉河下文三敗及第一是晉

地故晉侯曰寇深矣謂秦方涉河晉侯車已敗則前後事俱不相屬

三考之餘獲其雄狐郭寶曰千乘侯國車救主猶算法而所除也一除

則三百三十三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也君

而何惠之此与成十六年其卦遇復皆在七八為夏商易狐者以虛為

事美者無禮者雄狐之行故云必其君也齊詩有雄狐謂惠也

上 亂髮枝枝

亂髮枝枝 亂髮枝枝 亂髮枝枝

也古位好一字不俱誤為枝月令養壯位詩

章傳昭公者狂狡志正我孫誠以此狡狡好狡謂有貌善實者如樂記注引此傳作血氣狡憤此狡宜作交釋文狡亦又作交疏之言馬血氣狡你憤怒也疏之作交字為傳刻誤也

上 拔舍

大司馬職中夏教拔舍注舍草止也詩傳拔舍草舍也白義草中止

舍故之拔舍字者注草耐倭子武誦篇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靡故撲檄也
以蔽霜露此拔舍事也說苑孝經篇別逐拔捨以注舍于樹下也

上 免服衰任送

向喪而冠玉尊也不居內袒也袒也如冠免代注內袒則

若免然如冠而廣一寸又士喪禮注玉小欽喪服家主人免者齊衰將袒
以先代冠此梓姬之服者如喪服女子子適人為父後去齊衰期

惠三師喪身虜猶未即死而回于死凡喪禮更事須致哀則先故執記
惟極反哭蓋先此內晉侯將士者祀而哭故以先也玉藻注先悲不哭謂
時也宋程泰一初先加免冠一免及以鄭子打乃外不知于此傳作何解也妾夫
曰上天降災玉裁一結于此下玉惟君裁一左傳女亦上此後人妾皆耳按釋
文亦言女亦上此四十七字然列女傳敘穆姬蓋非傳文者此注孔階一妾偶
尔被奪耳

余讀雪志也長安表周鄭宮在郭縣東十五里西安府志鄭宮在東二十
五里即雪園地中有雪臺

瑕呂餽甥杜預之姓瑕呂名餽甥也瑕音乃其米也音見有瑕城是甥甥

後地古使產妻妾一傳于下皆言呂卻明瑕非姓

作州兵(葉)周官兵器本鄉師不掌州共賓器而已今更于州作一也惠三州
兵猶魚(作丘甲也)

遇歸妹(姤)此占六只就歸妹上爻變成睽象與睽(否)同服以睽為戈兵
兌為羊象變為旌用兵刺羊(象三五五者坎象坎為血、在羊上故刺
三五血也)震為竹、為弓、震變為旌、為火、初而(正)其施不下故(正)言實
也三五五為坎、為月月生西方故為西鄰坎為水兌為澤、受水故坎者
澤、積水則竭故(正)言不可恃兌為金旌為火金火相遇而相(正)故
(正)也(正)也(正)為日為火春(正)厥姓水住三五五為坎象水勝火故為(正)厥姓
五五三有坎者水象震為車、行水而脫其轆也震為龍、為法侯旂將
之震如火(正)其旂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轉有(正)宗

廟故曰宗丘故若寇為弓故曰寇張之孫披服之言亦畧與虞翻同其往
變而通之者橫為空昧為學之徒披退故復錄之亦為宗廟指歸昧上六

故言木通金而敗于宗丘

降後魏一統志王城在固州不遠

縣東按後志劉注解王城為大荔我

王城按秦亦化厲共公十六年遷河旁以兵二系伐大荔取其王城此謂得

我王所居之城自在北地與整河旁事不相屬而徐廣就班志之誤文釋王

城為非晉由是蓋為任按方輿家靡不臣之味不思傳文之時三見王城

秦晉方疆大若何徑而擅王城之名亦以為王城乃周盛時所以稱下已耳

此一役也服言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按當從服解杜預之言也三復可也一

事之功必成虞貴解之楊對秦伯必不以此

▷ 饋七字焉周禮字字賦任伯璽饋七字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案字記隕石水在宋州宋城縣北一名涿漢有老之山水
有時竭涸五石存焉

▷ 大鷗退飛

白孔六帖引之若鷗鳥高飛小雁目相擊而存吐而生子其

蒼白徐階傳傳一曰鷗一身九頭

▷ 傳今在魯多大去惠之名覽任地今在吳禾來在夫魯高諺曰去年也

此与襄廿八年之若宋鄭其仇字在皆皆訓为年

取孤府水任注平陽水東達孤谷水秋後晉取孤府者如一統志孤谷

亭在平陽府襄陵縣西

及品都方與化亦平陽府南有品都縣

十七年伐英氏一統志古英氏城在六安州英山縣東北

漢項宗字記項國城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

于卡一統志卡點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

傳
密姬周禮有密康子康昭密今安定陰密縣是也康子密君姬姓方

與紀亦陰密城在平涼府涇州靈武縣西五十里志云古密國故史國名
紀盟會國之密用析四國宣王儼一蓋今開封府密縣然二國皆已滅未書

密姬亦未聞

以為太子韓非難三人有說桓公陰者桓公不能射管仲射日三狼君者而
既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之廟禮太子蓋即此事

難五杜預多即易牙按史記集解實達以易牙為難五子索隱曰未

知何據按管子有棠王恐与雍王是一人 欽薛 按管子小稱爲曰臣願君
遠易牙豎刀等王以子向方又曰免知接高桓子曰帝、王審于死生能
去苛病明年口有病常、王淫中出口心將以某日竟易牙豎刀等、王相
與作亂如二書所言堂王帝、王与此雍王決是一人又有淫中出、事其
有寵于衛共姬信矣傳于寺人貂上○成易牙耳

十二月乙亥赴卒巳夜殯長恩十二月乙亥九日辛巳十五日掘殯殯于日
出時言之夜殯明其水常晏子諫上桓工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

十六年 戰于鹹棠王于鹹地在上濟南府歷城縣界

傳○于棠妻元和志棠妻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北十里滑縣志在縣西南

六十里

今日新里一統志新城在同州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梁新里也

十九年曹南一統志曹南山在曹州府曹縣南八里

傳次睢之社續志注引博物記云沂縣東界次睢有大社民謂之食人

之社即次睢之社一統志云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按水經注睢水入泗河之睢

口不至沂州也石傳說誤方輿紀要睢水至石碣遂為東南而合于泗水

法之曰睢口曰小河則次睢社當在徐州府境

廿年部子來朝水經注黃濟又東北迤邐城十三州志云成武縣東南有

部城俗謂之此部者一統志部成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古部

國與志部者二城此為北都城又南二里曰南都城

廿一年于底上一統志原底廢縣在潁州府阜陽縣南按續志濟陰葉氏

縣有廣城鄉水經注濮水之東北這廣城南春秋僖二十一年盟于店上
京杜並謂此事也杜預自指以陰之原底不謂率以也方輿紀要廣城鄉在
曹州曹縣東北

于孟

一僖志于孟事在歸德府睢州界

執宋公以伐宋杜預之為信侯所惑故疑見宋國共執之文揚宋案務為德
中表之上下也楚強強大荆山之盛表也義之於執之則為禮樂之邦也俾
強梁之志逞而人扶陽抑陰不與於子之執宋故必言楚此公羊之不可不
也杜預于大不令然憤

楚人使立中來就速

經曰使則省使之者矣使之者非楚子乎

楚淫口稱
使則知為

楚子既其未魯也至有不稱忍命而執文乎杜預謂不稱忍命行禮故曰楚

人此闕亂穴而昧康莊也。他不言楚子者，亦惡楚也。墜夷得志於夸上國，由上言明天子下善賢方伯，以致此。

望于薄一統志薄縣在城立歸德府高丘縣西北漢志山陽郡薄縣臣瓚曰湯而部

傳偕城郭服之國，言凶荒則無道，困末而加兵，故修城郭為守備。按民艱于食，故修土功，給其積食，不取荒之策。漢末史道杵于趙州，下行民食其力是也。

任宿須句疑史方輿紀要任城廢縣，今濟寧州治。春秋時任國，宿見隱元年。須城廢縣，今東平州治。須句國地，疑史城在沂州蒙縣西北八十里，東南十里，曰南武陽城。

司馬曰即大司馬國者文平杜預子魚又也

門官城焉內官即門子也師大夫之子弟衛之唐魏循夫妻九年傳大

夫門子皆從鄭也

鼓僥可也廣雅釋詁僥疾也周禮戎翟冒以軒僥注僥進退上下並列也

廿三年圍修亦作注河水東遶東修為城此宋之修也一統志東修城在宛

州府全鄉為東北二十三里

傳遂紅焦夷城一統志譙縣城今潁州府亳州後春秋陳焦邑方輿紀

要城父城在亳州東南七十里春秋時陳夷邑水注注潁水東合谷水東北注

南頓縣故城在左傳所謂頓迫于陳而齊楚自頓而往故曰南頓其城在

頓南三十餘里今陳州府高水縣注即南頓故城

策名委質傳選口質古執字管子一語侯之不持委質者皆以漢虎之
皮晉諸臣委質于翟一鼓韋昭注質誓也士質以難是凡言委質皆委誓
也執邪按春秋文質之字並同釋音士相見禮凡敵者再拜送誓卑者
莫誓再拜不親授若始見于又執執于王下字強盛之所謂委質者委之于
庭不敢送于君前也聘禮賓覲北面莫幣再拜稽首入門右東上莫幣
皆是莫幣地杜以質而形辭委乃坐膝于典制書年所知却信甚矣
祀表也祀自同表不勤職重故天子牲以表秋之存則敬曰天子牲也杜預
注伊尼短此何若何休十進賂侯薛侯以其不魯子

不然則否按此謂未同盟一人奔不害其名奴不赴者不言也己同盟誰
不赴也策書固已悉書其或之不害之志致任中則否未同盟而若名

本同韻而不名者杜解此句謂同韻而不以名告顯違傳例然誤後學

出于五辰按元城、五辰者星沙底地記曰五辰司馬彪志云五辰境
如沙底亦什位于元城縣但引漢元后事澄沙底者于術縣下之浮水
故漢東道五辰野野字文曰受塊于野人即此處又引京相璠云七衛
縣西行三十里有五辰城以別元城、沙底故此五辰者甚明曉顧棟高
反注主在元城者也方輿紀要五辰城在大名府開州南三十里

兮安一晉世家重耳留齊凡五歲

俗薄而親一姚寬西溪叢語之間晉字聯聲類親德句其保證後
句按晉語云設微薄而親、傳素不作薄近、其於月令曲植蓬蓬注出
薄也方言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苗自南而西謂之薄漢書

位傳惟薄不修皆此傳字淮南人同詞高誘注昔共三句重耳歸晉

使袒而捕魚

若覽上徒前同

設薄以視之此則垂蓋障以微窺之固然迫視之

較近人情淮南注与晉語正相證明釋文云謂圍語之薄原也杜与韋昭同解為迫近也

波及晉國

韋昭注波法如披波与裨聲同裨蓋也

辟君三舍呂覽不廣為注軍行三十里為一舍穆天子傳注舍至于重慶

三舍注三十里乃舍也

奉區沃盥

韋昭注婚禮病入于室賤者區盥按昏禮士山文王五僕禮

也少宰禮宗人奉樂束而于庭南一宗人奉區水而于樂東一宗人奉
樂中南而于樂北乃沃尸盥于樂上士虞禮注樂以區素水為浣汗人也

然知沃盥一水一盥水偕于樂中執匱者以匱沃盥者以匱水受以樂沃
是乃操以中

既而揮（郭璞爾雅注揮振也）水特牲禮注不尊不就沃又不揮（疏）中有中
故不揮也此公子揮者蓋未授中也攷鄉飲酒禮主人坐取爵沃洗去而此
面注之沃洗者主人之尊也然則以沃盥亦有御者沃洗亦以懷贏事
不得登其不授中自揮也伏乾也

公降（疏）一級而辭焉（公食大夫禮）公降正寺辭曰客若君臣子執將拜興也注賓
降階取其再拜稽首聘禮賓降辭帶公降一等拜采階升聽命降拜不
辭升再拜稽首受幣是禮賓主亦敵賓必降拜公必降拜也辭者拜
其降拜亦拜其稽首杜茂辭也子稽首登言言不降也

△
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公羊言不孝社稷反故治其遊于匹夫孝自絕于
周然傳思若富后之諫見其善思若常勸作失度女禍作于內冠其與
于外戰其自取書曰出居見若乘之主夫據此常自治殃咎此治蔽于匹
夫孝而失后如何之注乃其飾詞當時襄王力能救節節

傳圓介孤一侯志介孤城在蒲州府猗氏縣西十五里

入桑泉一侯志桑泉城在蒲州府龍泉縣東北臨晉縣志桑泉城今存東
村南小丘原是其城其下乃介子謀

取回素素山名在解州西北

于盡柳方輿紀要蒲州猗氏縣北有老柳城

單于郟杜預解縣西北服云郟國在潞縣東郟城氏之墟也水注涇水又

西道郡城京相璠土地名曰桑泉曰桑並在縣東南不言郡明不王縣之縣
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猗城西北郡仍名之為郡城服虔之說
賢于杜氏矣方輿紀要郡城在蒲州隄晉縣東北十五里

以田田渭濱釋水雅三作惠實胡赤秋在十國安府白秋在十國安府及郡
州城子渭水皆遠惠字見數是也

女中宿玉釋文云武惠玉字按韓非書善玉字

置射角而使管仲相管子小匡第桓公曰管仲妻親射管仲中角於死
今乃用之可乎鮑林曰彼為其君勸也

豎頭頭韓詩外傳十里見須盜者年資而亡者二年三程飯不能行子
推刺股由以食重耳

可以彷彿古封則郡之先言之矣蓋必其人不足據也後必又言其世之有
斛亭按史記李廣王莽或作那即那蓋七荆門湖一郡之域也

雍續志河內山陽有雍城一侯志雍城立懷慶府河內縣東北

單原鄆元和志單原即京兆府咸陽縣西理單之所封即此地單原在

萬年縣西南二十里方輿記西單之為封單原在咸陽縣北五里之西

單原在涇陽縣南十里原國即懷慶府濟源縣之原城鄆城在西而府都

縣東五里按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西百官燕豐侯御覽七

二古十三種國曰豐國名也望海之國名河濟以成侯在期侯在日豐侯在陰

荷梁負去自殺于世國形于後據其被點一故以侯之也

卯已見前按郟州又有物邑在三水縣東二十五里是郟亦國于此

應 預注襄陽城父縣西南當作葉城父城郭傳寫之誤十經志潁川父城有
應鄉音為地經表武平潁川之葉城郡方輿紀畝應城在汝州寶豐縣
東三十里古應國

凡將 方輿紀畝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周王凡伯國一侯也將

鄉在光州固始縣東新唐書世系表周王第三子伯齡封于將地光州仙

茅昨祭 一侯考才鄉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南昨城故城在衛輝府延津

縣北二十五里路史國志紀今管城東北十五里有古祭城方輿紀畝祭城

在鄭州東北十五里周王第五子孫封後孫于鄭

古穆公 明位去魯亭在鳳翔府岐山縣西八里七名古三郭

於諸姬西也 鄭乃厲王之子宗姓封國在近于鄭者杜預去近也

狄固貪林楚海王返幸白受財曰貪愛食曰林一切任吾弄楚又作林
林二形按實上形書傳賦篇飢而林方言晉魏河內謂林曰麩楚語貪
林即林

水經注京相璠曰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北背河南故城世謂
甘城也

王御士將御士周官虎賁以有虎士八百人御士五即虎士也此杜預云十二
人之御士將御士何益又周禮車士御士之官杜預指孟太僕屬有御僕下士
十二人尔

及次飲續志注地道記在單物旬

實于也水經注襄城物旬背北城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一統

志記載在開封府汜水縣南三十五里今在周郡汜水在許州府襄城縣北
十里亦名七里河

好繫鵲冠遼周書知天文者冠鵲與服志有建華冠祀曰知天者冠鉢

知地者履約子臧鵲冠是馬說祀修文始知天道者冠鉢
設文鉢正八
識也非此

南道應訓其替而戴木注之知天文者冠鵲與木馬述股古鵲

又鵲之語也史記趙武靈王引胡服曰知冠鉢大共一國也亦述借鵲述

同聲故有文耳借鵲述夜在如鵲不為非注借鵲述

有者拜馬善大記君拜等國賓夫人亦拜等夫人者尊上是故拜

夏之法知宋唐二王後得以禮待之尚天子亦拜也

省視官具于祀周官掌客職王巡守設國則國君膳以牲犛七百官百

卷之二
特修具史記傳仲連傳天子巡守諸侯避舍約公室攝衽抱机視膳
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行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四

吳沈欽祥學

傳之廿五年杜預注杜預之子玉稱人淫告按此亦賤楚而崇其鄰耳玉桓

文伯歌楚曰駸駸志凌上國吾人亦不能不隨時事而詳其名位春秋

之化大易消長之數也

公會衛子之慶孫覺曰衛侯稱子衛文之卒亦喻年也惠之杜預既葬除

者之邪說于此而不敢作遁詞也預以傳言情衛文子之好故借之述父之志

夫述父之志美事也何以反稱子則主降名書子以善之以降名為善則祀

祭之降爵為子身是者善者可稱其美其美則死不遇欲獲其短去之說其

稱白虎通云父歿稱子其老屈于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謂之漸也喻年

稱子者緣氏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稱

年即位所以釋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
以上古年家者又必禮祭準左傳之美法侯亮而嗣子即位凡有二時一是
故者即這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于
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為諸侯之位是三傳法家均言既葬除喪之事也
戰于阪泉之北史記正義按地在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妫州懷戎縣東北
五里五源度東北与涿水合方輿紀要妫川在延慶州今屬宣化府東十五里志
云即古之阪泉太平御覽九歸藏曰昔黃帝与炎神爭鬪涿鹿之野
將戰生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者怒帝上世紀口与神農氏戰于阪泉之
野三戰而克之

于涿城水經注沙溝水又東逕涿城水較水并于涿城是為涿隱十二年

王季醜釋文石作並作此字季醜為初親時事非合饗也大人司儀
聘禮亦云明後人因杜注誤解似在遂改字為饗

禮記表大記几封用信注封用礼作定；下棺禮惟天子葬有隨檀弓公
室視堂碑注之言視考特僭天子也堂碑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棺
前後四角枋之穿中于間為底堂下棺以俾候天子入俾四碑前後亦
底堂也如鄭此注則天子亦用信懸堂也初用官遠人祇及葬帥而屬
及定陳役鄰司樂之堂謂下棺時遂師職及定柩磨鄰司樂之柩磨
磨下車也柩磨即底堂也既周禮之是懸堂之隨道故賈疏于遠人辨
師下蓋云陳設者天子之柩四碑皆碑棧引而下蓋春漢注者云遠人辨
遠準時事言之鄭注表大記仍用賈說耳

水鄉六陸惟天子有陸陸侯則吾州然魯人三都三運水其道也蓋不得六陸耳

陽樊一統志陽城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南紀云西南十五里

姑蘇南陽水注引為訛晉地自魏廢以水西中山為東陽魏在以南去
北為南陽一統志南陽城在衛輝府獲嘉縣北蓋南陽統指河內之地而
一城併其縣也

伐都方輿紀要丹水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土丹水二百步每
古都國又為高密地

成高密水注丹水縣有密陽鄉古高密之地春秋林一三戶表記云三戶
城在內鄉縣西南

過新溪一統志新鄉縣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按玉衡限水也七葉人

過析澤丹水出過師以五成兵之改也要有析隈山在鄧州南七十里蓋以人傳會

趙京以靈殄任韓心外餘說趙京作其鄭劫于靈殄而從劉炬于此傳改徑為經謂任歷仇餘屬下流

廿六年五節一役去高下聚在壽安府東所縣西南

如楚乞師按自有乞師之役中國且假命于瑯表而楚乃懈然固伯其者秋著之為復相堅冰之戒孫復曰言者惡言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于表秋

滅愛方輿紀要楚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歸州今屬名勝志地在愛沱

寶字如縣登張之言言去屋皆登撤棟椽在如縣祭孔竟曰慈登但古稱

去復按國作祭者昭與孔同又文王世子曰族有死深祭于甸人鄭
云其盛教之曰祭以美器而死曰祭于此則教義正合

以其不臣也注言其不臣事用全於楚已借師出後有子周之心此不臣
者以齊宋不肯尊事楚耳

又何記焉按此受之共辭也禮惟王者之後不為姑封君亦王制疏以其
姑封之君亦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左傳宋祖帝乙也是也也

按二王後不祧姑封之君以封國義原為先代之祀義以姑封之君為
祖則五世後王者祀仍絕故不為姑封之君廟也只法保之支庶而有功
封之則同則子乃祀之義甚疑也表服傳曰天子不得稱先君子孫不得稱諸
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以表之然執子論之於居嫡長而不傳者則義同

支庶身不得以然知為禘其子而不得以然知為祖也者服傳又云其子
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以然知為祖矣於禮既不得禘其祖世世
又是始封則受之後世因世以然知為祖矣於禮既不得禘其祖世世
又不得禘其祖自立之祖則禘之不祀也然禘又何去且為創始曰楚祖
融受祖然知是不得祀者也諸侯祀三皇其祖者受子可祀其子亦
矣是前人亦有見及此者然受之對楚友作對楚不任正禮引古以折其
禮教廢能傲于農稼禮承其制而莫能言其故矣

廿七年 齊侯初卒 齊世家 孝子平弟潘因衛之子問方殺孝子而忘是而

昭曰

楚人 王國宋 杜預之言人志和不得志以傲者皆楚人志痛賤也傳

鐵簾選著

明主楚子社預既謂楚主兵赴共之體可據其君微者歟孫復曰陳侯蔡
侯鄭伯許男不同貶者四國之君孰然從夫國中國其貶自見

公會諸侯盟于宋二惡楚而不殺斥之也張洽曰春秋書公會諸侯于海
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侯之淫楚罪而不必得
考而後見春秋之微婉概可見矣

傳賈三人耳說文聯軍法以夫賈耳也漢書海侯傳原涉肉袒自縛賈
漢書海侯傳原涉肉袒自縛賈其不任以入矣言決其敗死不復再入國也孔穎達謂必不北以前報非也

作執秩以正其官韓水子南面節節僭一始也文公官官卒

一戰而霸管子幼官篇王善不戰其次一

廿八年制說文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

戰于城濮方輿紀要昨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地

楚師敗績杜預子玉及陳蔡之師不若楚人和敗告文嬴也搢子玉而將
即楚師陳蔡以偏卒屠於德言楚耳楚師既敗晉獨不能奪謀亦視其
解任如小兒弄盾舌子玉不可噬笑者

于踐土一統志王官城在開封府城外澤縣西北故地志按王官在彰西北十五里
王官城中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云

于河陽一統志河陽故城在懷慶府孟縣西三十五里

傳一自南河濟方輿紀要林津在衛輝府許州城北一者入延津北延黃河自

新鄉縣界係從此而謂之濟渠故南津也晉運自南河濟即此津矣

于欽孟一方輿紀要欽孟縣在大名府開州東南

于襄牛方輿紀要襄邑廢縣之睢州法故宋承匡邑一襄牛地一使石襄
牛城立睢州西一里

稱余于墓國官墓大夫職之國人族葬許注古者亦氏墓地曰靈柩史記曰
守即軍之用發墓一事以激怒其眾和戰國穆族亦葬也

三百人也曹鳳侯人詩彼其之子三百未第序曰共名遠君子而好道少焉

且曰狀杜預乘軒去責切狀中十按晉語文曰誅魏狀以伐鄭注唐高
書云誅曹魏狀不遠而伐鄭魏狀即魏骨斯狀責其狀狂也供不
也惠之先責其用人過甚後誅其魏狀以未非報惡也

距離三百曲踊三百郗鑿曰距離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不直而旋故

不曰橫而曰曲踊從所隨之距三踊也躍之度餘存抄漢書廿延壽傳

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起距也若覽遠感箭東野櫻以御見莊子使一物百而
少及馬司馬彪莊子注以百為百反非也物百即阡陌之陌極遠變馬騶封以
此為巧耳

殺顛類以徇于師商子費刑而三及以將引刑以親百於于是合該任大夫
於傳子定顛類後王法其不君曰用事焉遂對顛類之昏以徇吾國之士
穆焉皆懼曰顛類之有報也無以徇及于於亦

其亦素仇廣雅釋詁素亦也字林素亦也

羊城禮記在曹州曹縣北十八里元和志古羊仲固也七為羊仲集陳留一羊

羊城在曹州曹縣北十八里元和志古羊仲固也七為羊仲集陳留一羊
去漢臨邑曹縣一羊處或近之

至于衡雍一役之拉雍城在懷慶府原武縣西北五里即所雍也

作王宮觀禮法侯親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注宮謂壇土為壇以象地

大將、服我教、服親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賜車者同姓以全改異姓以全改服則表也鷺也主祀也鄭此注約中車及司服文言之以侯氏中者同姓異姓及公侯伯子男之異也此大教之服則全改表冕和表冕者以雜記之復注侯以表衣冕服爵弁服注康衣如命為諸侯及親親見加賜之衣也康猶進也言王侯七命亦應鷺冕今王所賜因在鷺冕之上王制所謂王公一命者冕者加則賜也謂侯伯亦有服表者皆是加賜非制也孔疏謂文公所賜其鷺冕服也言侯有武功兼賜表教則革改車弁服也

禮記新見于後漢與服志考

受策以出秦邑楊對策去二天下附家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使
王三按古制大夫亦以此觀禮注以春送服加命于其上自西階東而
太史是在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階西向北面再拜稽首升成
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是尋常觀賜皆有命古命者侯為方伯
則有加策可知凡辭即由史讀

出入三觀鄭實曰始玉而見一觀也古而辭二觀也禮受策三觀按即
說非也者於楚俘時則觀禮禘禘早車以於一也受策後拜命于王二
也聘禮會葬後拜禮于朝三也其三言即在始觀又天子親饗意在待
賓不主于親皆不與焉受策又于館不于朝也

○環弁玉纓王制疏引服虔云環弁玉纓馬飾也猶紘之全鞍者馬冠也高唐

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髦前繫纓在馬膺前如索鼻文避而字賦在車馬

步天子乃駕彫於六駮駮戴犀冒倚金枝璠弁玉纓遺光傳婦薛

綜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璠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則璠弁即金鞍在髦

前故云又髦飾志注徐廣曰金為馬又髦刊本誤宋書禮志金為又髦插

以翟尾蓋或以金或以玉其飾不一也宋文與如名玉鞅八馬者漢人地者所不知

後弁玉纓為馬飾證據多矣杜預臨學乃駮附會皮弁耶

孟詵之康元和志孟詵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北十里周四五十里以強盟碭

紀有七歸德府虞城縣西北有孟諸志云孟故澤地也

盟于宛濮水注濮渠之側有碭城或云謂之宛濮之一統志宛濮亭在

大夫府長垣縣西南

風于澤鄭注費誓馬牛其風；走逐王鳴盛後樂曰牝牡相誘者風因風
而走逐者多也

曰士大旂：左旗孫謂左軍；旂也車攻傳之稱旂旗一為門大司馬職一旂
為左右和；門以叙和出注云軍門曰和立而旂以為一叙和出用次第出和
白也大旂乃中軍所建中軍大旂為表則所謂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也別以

旗考叙左右今亡其左旗置對中所樹表言：故曰士大旂：左旗

士常武士為輔為衛侯相禮文王世注輔相也孫詒輔錄社也冰也

士擊為大士畢子白為為大婦獄訟：不正則泰士子牛在大此大士者皆表

且使王將杜預王自旌旌大不敢朝用喻王出將為晉侯名王：表以為將

于京師不遠述職、常不以以年動誌侯故引做王堂以徵方岳且者王男
孫、養耳豈謂強大自強如之故拒區引兵入者人情素駿、比乎果也
君侯有避地之心王有異福、勢則仲尼不徒語在君不可以訓也杜預
蘇氏為非市儈鬼魅、談則亂世康難之心疑漢後學多矣古者延館董
皆曰名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曰唯印今有貴家為其在、并在七雲流
傳今富人大賈嘉會名官名號、職為令名家者陸融注在信也鄭欣陸
禮主人述家注述之為詞學、桂但和君命公、各耳

廿九年介葛虛來漢志陰廉縣故合圖案守記東廉城在密州陸城縣東
此一百十里古有圖也一位志點做故城古萊州府膠州西南

盟于翟泉按周書時都于王城漢河南郡、河南故城得盟于翟泉也

敬王遷成周後而謀以洛陽狄在城中亦可為金盟之地矣水注注晉水
表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隔有二陂出蒼色老死期冲天白老若止
為陳留者康董善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也老蒼胡象矣後五年
劉驥王移入洛陽故洛陽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之東是翟泉所在不
得于太倉西南也

傳金于呂新上一統志呂平城在兗州府兗州縣東南十里按此統志呂

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方輿紀要鄒縣北有呂平山山與洛陽縣接界按此山

新則者在呂平山也

而石信列于黃帝篇今東方介氏之國其人鼓一解古書之注者其偏知
之所得張湛注引此信介者今事

○卅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伋杜預于元咺後歸于國人與元咺所殺

又云公國人而將者後自相牙盾由其胸中者是此心望文起義在春秋者

秋之西狩元咺、後歸惡之也衛殺其大夫元咺者其罪也何者衛侯得

于伯之恒德出魯國亦其國矣種元咺輔其武能繼其國而後歸之不枉殺

叔武咺、其不可立于汗且、知矣計惟寔身他國沒齒不言衛事是也

若懷退病、遂執識子及此乃悍然其君也其君也其甘為一

君復立一君國之大命在其乎據且、寔置死如矣據往不勢、易也事

實不料其不可而反人者人仁反己身故原我不止立守公子取泥紅人上

立國、材因人之為危也其乃禍福元咺殺也則亦及、而已矣不稱君衛侯

反國莫敢指、為君也

6

晉人臺人圍鄭

杜預之在使微老圍鄭故林人志之傳明言晉侯秦伯會

高定曰晉侯秦伯會

館第曰蓋翟泉之會不玉是以題其武于楚去年會侯秦王今一不預盟
而加之兵春秋是以題臺伯為知也之不可則者相率俱去不皆社及鄭盟
會之徑歸故俱題而人

傳

晉軍函陵一統志函陵在許州府新鄭縣北十二里

秦軍汜南水注注范陵一役水枝障東派為汜水左傳秦軍汜南可謂

東汜也一統志汜水在新鄭縣東北七里

燭武也水注注范陵七里泮水又南歷巧城而即燭也武邑也當在新鄭縣東

南

許君魚一統志元和志異城在陳州洪縣東北百步一統志城在陳州洪縣西北

戰策集著

有呂歌 顧美武曰歌字法玉篇作歌 徂教切 音蒲 蒲也 能聲 揭聲 文作歌 歌

之類 引說文之歌 或氣怒也 此呂歌 音相傳 乃在歐 反不知其 而由按玉篇

歌子 合才六二切 鳴歌也 又徂教切 音蒲 蒲也 是歌 為音蒲 蒲也 此文 鳴歌

二字 乃是歌 耳 音曉 任地 篇冬 玉後 玉旬 七日 音牧 生注 音蒲 水平也

陳藏器 本草 音蒲 而之 漢 祿也 一名 呂陽 生 水畔 人上 呼為 音蒲 揭聲

九人 說苑 曰 文王 好 金 音本 沮 按 弗 水 下 難 曰 文王 考 音 呂 蒲 道

白黑形鹽 周禮 人職 於 事 之 達 白 黑 形 鹽 注 括 曰 白 黍 曰 黑 黍 鹽 曰 為 達

形 謂 之 形 鹽 此 於 事 謂 二 裸 後 尸 入 王 初 祭 后 正 祭 所 為 之 達 樂 者 黃 也 於

踐 之 名 以 少 牢 饋 食 下 節 準 之 上 三 牲 後 尸 出 後 出 迎 尸 主人 酌 於 尸 婦 贊 者

執 白 黑 以 授 主婦 注 云 大夫 士 於 事 而 用 之 饋 尸 也 此 聖 夫 夫 之 禮 然 樂 者 黃 也

用候會，至遠至烈，則畢復用於事，至遠優養以時牲少牢，次亦蒸
稻熟黍，是八珍中之二也。內則淳熬，是醴加于陸稻上沃，以土膏曰淳熬，淳
母煎醴加于黍食上沃，以膏曰淳母，注淳沃也。母讀曰模，亦也。作此者，淳
熬，是黍飯之熬，沃膏不可，是名淳熬，故吳格曰：淳母，大白里，二遠，即其物
者，是使土是稻黍，應入道，道為飯，不啻在道，列又以厲尸言，實必是沃味
，美且此稻黍，鄭注係禮至之熬者，是淳熬，注母也。其形，豈別鹽人，故之
共，實出自有明文。

卅一年，猶三祀。天字，何殊，其於格，古尚書，說六字，天地神，尊者，謂天宗三，地
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小，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
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祀地則地理，祀春林，魯鄭各三。

禮言郊天日月星辰山川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辰祭其外野星其中

山川故言三望鄭義別謂六宗之山川據其書六宗言禮山川言禮郊天司

樂之奏故設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注之四望五嶽四瀆此言祀去司

中司今風師而師其亦用此也故鄭義以四望配四方故言嶽瀆二年又以禮

祀是天神之類禮後言司中司命于然下文有奏歌會歌函箎舞之義

以祭山川則四望非山川也夫舊唐書禮儀志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五方

帝日月四官中官外官及眾星是皆依祀通典同元二十年夏至日祭皇地

祗于方丘嶽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于內壇之外亦依方西星

天神之類附于祀天地祗之屬附于祭地祗也然此三望之日月星辰天

帝五)一統志濮陽縣城奉天帝丘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里

傳分曹地也水經注濟水東北逕定陶縣故城而又東至乘氏縣西春秋後

傳三十二年分曹地乘傳于濟方輿紀要濟水在西州曹縣北三十里

宿于重信水經注河水東逕重鄉城南一說志在兗州府魚臺縣西北十二里

晉蒐于清原水經注河水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之晉侯蒐清原東一

統志清原城在絳州稷山縣東南城嶺巔在縣南四十里之曰晉原亦曰清

原長五十餘里

相奪于享紀年仲唐七年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元年戊戌帝即住居

商丘續志注帝王世紀曰顓頊自窮桑徙商丘拈地志以為宋州誤也宋守

記濮州顓頊遺墟古曰帝丘之曰商丘方輿紀要舊濮陽城宋有同之蓋

丘之謬以此傳證之知商丘即帝丘矣相因衛宋其故墟故宋食

二年衛人及狄盟杜預之不地者就狄意帳盟於狄既重中國自有土地其兩族豈能若志安置乎不地者以偶失之

傳將殯于公沃杜預之殯定棺也按定是葬下棺之名殯則前漢而階釋文定一本作殯字是也禮殯于改寢而葬時朝席於沃宗廟而在就杖殯之以便於廟元和志晉文公葬在絳州絳縣東二十里

之勅而無所必有恃心若出師時示以所為之事則鄰之自有間謀信告若志其滿使勞師于不知之往則軍士必將怨憤管子別分爲安行則羣卒困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出師千里必有重關可過之憂大國不敢犯小國之憂則鄭亦自知敵意在我也元和志鳳翔府東至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東都東至鄭州二百一十里管子別分篇小征千里徧知之

也名孟明西乞白乙呂覽先識篇塞昧者曰申与視高誘口中白乙丙也視
孟明視也移上救傳皆言百里奚与塞昧哭其子孫據世族語以百里奚的
視為百里奚之子

夏后皋皋也紀年帝吳一作皋在位三年子菽在位七年子癸一名桀
通世外紀孔甲崩子皋立皋在位十一年

西辟風雨也通典文王避風雨舍即東嶠山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許漢時移
道于欽峯山南在夏后皋南可五里帝極更闢此道而後春秋時存故也
元和志三嶠山又名欽峯山在河南府永寧北二十里自東嶠山西嶠三十
五里東嶠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行方軌西嶠全是石坂十二里險峻
不異東嶠明使志在永寧縣北六十里

八年晉人及吳伐秦師于秦杜預晉侯謂皆表用兵攻通以賊去告惠王
君帥師而以賊去告王是理也按杜預欲異于以教內家之妾生晉眾而不得
其理也陸渾秦例之法用于師曰晉文王未葬晉襄用師不為曰子而曰人
何也曰法保之者在年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考也晉乃盟之法保服之久矣
秦不哀其去而整其同姓以不能救則先父之業墜矣故晉人為之諱許
其以權變程異乎匹夫之考也

敗狄于箕一說者箕城在太原有大以恩東二十里案字記在鹽州榆社北而
三十里杜預言卻缺稱人者未為師劉姓口按傳晉侯親師是於元敵則將
帥也卻缺也稱人者晉侯以徵人告也詳按稱人不因却缺劉姓規之是也
然敗狄何而用其傳春秋之書事用其貶自是史文異之

傳子禮則脫 脫者為悅淮南本經訓其新悅而順注悅簡易也晏子內篇
其初作悅順而小逆魏志王粲傳辭弱通悅聚於口通悅者簡易也脫乃
悅之借史記禮書凡禮始乎脫荀子禮論工記為禮

乘車先 孫聘禮之乘文

且使遽告于鄭 管子大匡篇三十里置遽妻馬注今鄭縣也續輿服志
驛馬三十里一置名覽梅過名遽使吳施歸吳淮南人間訓作塞他注王
高之堂

賙資貨車 賙資貨車為者注貨九四旅于處得其資貨九家易曰資財也
王弼曰分所以所除荆棘以安其舍去也故以此為客館所短下言貨車也
亦為及賙也

原國其國

元和志圖曰澤一名原國在鄭州中牟縣西北七十里其澤東西五

十里南北二十六里

十平水七
屬南封府

淮南地形州志曰陽紆注云在馮翊池陽一名具

園郭璞云今在扶風汧縣西北積方丘雍州澤藪曰駐蒲注駐蒲在汧縣
東之駐或為汧然具區陽紆駐蒲室一澤耳高誘謂池陽者漢方輿紀
志蒲藪在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

必伐秦師

說苑敬慎篇孟小和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焉

先軫是也蓋指此事為

秦師伐晉
先軫死

晉于是始也

杜預之後遂常以爲保種喪命曰喪事有進各退已早則不復及

後遂以早為常則失禮甚矣故晉于是始也者謂自後表奔過有兵戎雖

命之事遂後此以早為常從事非謂居事不用之畏麻也國子要領和服事

此曰君使之也臣行一禮也晉君失禮不至於杜預而說也硬說失之

素服郊次司服職大札大蕞大斂素服大司馬職天子師山功則厭而奉主車
鄭曰素主厭所厭冠去服也軍敗則以去禮而引此傳出却次出舍于郊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不置孟明出師之舉為己之過

白狄子杜預之西河郊有白狄胡此漢末之汝賊之遺波都替特平史記漢
嬰傳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將堅亦謂鮮卑為白虜之類苗亦有以

白苗名者

見其缺轉水注浦沙水經吳亭南即却缺轉于五方輿紀要于蒲州河津為
東十五里有水濱鄉即其地也

王制大國之師不過三命

提綱沙河即古澧水故曰沙水

葬儀之後作主劉原父曰古以後作主為一句

卒哭而祔士喪禮下篇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注卒哭三虞之後於去始朝夕
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祔卒哭之明日祭名按所謂卒
哭者止喪時之哭為朝夕之限以孝子思慕之心至窮而一時之序已畢矣
復終日泣血恐其不能勝喪也社預既創克喪之論孔穎達附會之而云
天子諸侯於此除喪全不復哭則因之任物為士庶人設忍其哉

特祀于主士虞禮注凡祔已復于祔為既祔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練之

曾子向云天子諸侯既祔祭主之反其廟之祔于廟祔已復於祔為祔祭
祀主及廟相不故引為證也服注之特祀於主謂在祔之後然惟祔祭于便祭

在廟祭花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自然在寢祭。按此禫祭與卒哭

主祥時禫廟畢更遂殯宮

禮記

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于祖廟

向左埋桑主在窆室恩之大夫士墓主以幣帛禫禫竟並遂殯宮至小祥

而入廟也鄭注檀弓引公羊傳之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小祥已有主而在

傳之禫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也鄭君以二

傳之文陸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饌了然後作主以作主主虞實近故係

羊上係之于虞謂之虞主作主為禫而殯故知左氏據禫而言故主禫而作

主按孔穎達欲調傳而家之說然公羊云亦也檀弓云葬日主虞是日也以

虞易奠卒哭曰啟事是日也以主祭易喪祭又主虞而立尸有九筵卒哭而

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蓋前此皆以生時養禮至卒哭後始鬼神祭之則

則知辛寅方作主者主以祭之祭事方成故曰成事實祭之時通不用主何
得云主虞而作主字又在左氏之書亦無二主祭主栗王出于二年教祭二主蓋
以禮弓之殷練而祔用辛寅而祔以祔時不同主亦不同以誤說祔練近有二
主耳又推左氏特祀于主之義則祔祭之後三年去祭畢並在正寢而鄭注
其禮之練而後遷廟崔靈恩以此亦入三禮我宗孔賈孟援教梁為證然
楊士勳疏云此雖為練作主作主在十二月壞廟在三年去祭終而傳述言之
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樞以事相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
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樞取證此傳之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
然故不從之是說教梁者不以傳為乃然何休二年注但云期年練祭埋
去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初不言栗主便入廟則以教之家与此傳二年未

弁冕之服忘新衣而修舊禮于故服未終而不祭不必為祖禩措思也寧寧
者而不堪為也故國二年吉禘于社之傳證其遠之殺之傳證其未異三年
而吉祭此天下之通義愚不肯所共知杜預獨創反常之說于此傳之既特
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必舊也夫宗廟常祀非言祭孔子親達遯
奠之史征而和之故其疏王制去三年不祭勉釋敷衍而引杜預釋例之禮
記後儒所作不正与春秋同將以宋儒傳一概末殺獨有杜預為全科
玉律其毒流于宋若宋儒遂沒然曰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
除之說見儀禮修傳通然杜預事之与左氏乖違預乃左氏之而人羅人不
曾反復過說并反層左氏極其親服虔之說則真左氏先師之旨夫亦

可恍然悟矣

賈逵義
与服同

文王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元歷志美宥二月甲午朔癸亥三月癸亥朔入會限大衍六以爲然七歷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蓋古文分三
十六日五子九百七十八入會限共同也宋文歷志翰林天文鄭昭等以爲其
年三月癸巳朔古文會入會限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杜預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攝禮者天子使大夫會
葬之事高閔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禮也天王惟有吊
贈會葬之禮之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也

會葬侯于戚清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二十五里

傳伐綿蔓及匡一說志匡城在陳州府扶溝縣西北任注云陳留長垣爲南
有匡城即平丘之匡亭也襄邑又有承匡城匡居陳衛之間任有異邑在

方輿紀要在周封府濱川地東北者此鄭國之區域也

君之出也也韓水內故說下鄭君向鄭昭曰太子二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如對曰太子體匿然而君之好色不已不愛有子思必愛之懷之則必引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此與子上一言相類而春秋列國父子之端每由于此

役夫管子輕重已重里爲下陳靈師爲下通謂之役夫列子周穆王西遊者役夫助力竭矣盡則呻呼而爲僕虜

謀列之尹吳漢之衛尉夫唐六典中二衛大將軍掌守統衛之庭衛之門
介後之話陳衛官

姑聘焉禮也大行人聘凡諸侯之邦主歲相向也版相聘也世相不也注版中

如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按君即位鄰國有來聘聘于我之國六朝聘于鄰國由彼我二義也

二年戰于彭衙一統志彭衙城在耀州白水縣東北縣志大有彭衙註在縣東北四十里

秦師敗績杜預之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按上傳云復使為政則孟明等正卿矣不書其名者秦僻在西戎也交中國春秋之記由是而詳故孟明晦于前而乞著于後不錄貴賤也蓋謂非天子之命卿則屈矣宣中詎是天子之命詠又稱備卿禮乃成焉卿秦之卿禮不備故孟明雖執政而不成卿禮究其不成卿禮之由杜預注知之者自非游屠氏得之亦由孟明之迷惑室不可憐

丁丑作僖之主此可證後作主也杜預曰十二子主作祠廟未嘗書之六亦作僖之主必有可證也

及晉書父祖傳有明文杜預之言明矣倫胡安國曰主五父之族非特屬也也

于垂隄水注垂隄城濟濱出其北世謂之都尉城也繁陽典農都尉沈攸變垂隄之名矣一統志在河南封府繁陽縣東北

上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稱人者惡其兵連禍結每已也于秦自王冰尊秦也

傳舍之以從公乘按詳既新因之有逆遠復遠者乃逆淫公事言其趨疾也

勇則害上不墜于明堂周書大匡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用大匡勇如堂
則不墜于明堂

死而不義非勇也周書寶典解死勇于武

謂上不我知熱而宜乃知我矣言如熱人謂我屈于上不知也死而不義
則其見熱也宜彼熱者真知我矣

書士教堪其事也杜預謂士教非卿以士教能堪卿事故書按莊六年士
著者大司馬杜預官此言司馬程宗大司馬大司寇而單稱司馬司
寇言孟公為司馬于當時皆為卿官也一夫晉之任用三軍帥皆以次而升
六年表之寇將使士教將中軍使士教素非卿何能越次為中軍帥傳言
堪其事者於士教見于傳以故亦對上于孟公盟言其事與孟公異也杜

橫加凡說以述傳

文武不先不宣此皆論合食時位次鄭注王制云夏無太祖廟疏曰禮傳云
無太祖宗高而已為不先錄者錄親未齊也親齊則尊不在禘祫利夫
仲子疏殷以契為祖湯固不先周以稷為祖不宣以下皆在合食則故文
武不得而先法于此情：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宋二王之後不以故封、忍為祖故祖帝乙也鄭故封
在畿內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禮注之王子弟則主其祖王廟其祭祀
王皆賜舍焉見夏官祭儀疏鄭因此有厲王、廟初治夫。

廢六廟惠之廢宗法作置王廟曰六廟、名帝至此廟文仲置、以統行
者疑之不仁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主其省聲廢其無聲鄭志及公孫述曰

啓置也

姜緝蒲史記云係休傳者魯相食必不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宗緝
布好而疾出其家婦媵其掖之引个累士工女安所歸其貨亦

作虛若王肅曰蔡天子守龜也文仲而宜言好口魯天極天子法侯有大

負主君還國之事故須寢寢龜大夫帝事每用也說曰虛若說荒樣謀節

孔子向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孫子食二大夫者託為賢漆雕馬人

對曰臧氏家有道焉名曰蔡文仲主三年為一此焉武仲主三年為二此

也孫子容主三年為三此焉馬人見之笑曰夫三大夫之賢不以賢馬人不

識也此其事確虛証可證文仲時有此道蓋子臧氏守也

取注方輿紀要同州白水縣有注城一口注在陸城縣境

納幣禮也。禮子孫引鄭箴言。有儀。王母成風。王昏得禮時。禮是持傳。此
言納幣禮。身主為任。任凡不專。指文之事也。天子。得夫人。自推究可知。故亦
復言劉淑。橫設左氏。以喪娶為禮。却是日。昧杜預。詔誅國政。終又大謬也。
種英武。口即。儀。之。喪。為十一月。而南。及大祥。未。早。二十五月。之。數。何。得。立。
闕已終

三年伐沈。水往注汝水。運平輿。為城。城在舊地。圍也。一說。去平輿。城在汝
水。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

秦人伐晉。此惡其也。杜預言。晉以徵者。告則此喜也。又據晉告。而不取。十秦
之夸耀。耶。前後。然。其。辨。如。鬼。

傳。取王官。水往注沫水。又西。運王官城。北。元和志。王官城。在河州。澄城縣西北。

又王官城在河中府虞鄉縣南二里又之在絳州聞喜縣南十五里按虞鄉聞喜地相連水經注云在河東聞喜縣北已濟河不若在同州

及邽史記作邽西秦之邽音邽若地志邽邽城立澄城縣北十七里又音此邽城又有邽邽城

芳津濟元和志大陽故關在陝州陝縣西北即芳津也

一年夫人風氏卷之助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懼用夫人之禮故仲用其夫人之事而治屬辭比事也

傳國都新地方輿紀要新城立同州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按邽即元里也在同州府東北魏世宗文侯十六年伐秦築此三百元里

同盟城續志陝西有安陽縣有江平村國祿姓方輿紀要江城立汝寧府

夏陽縣東南江國也按此則江與秦亦同姓故秦伯於己曰敎同盟存
言宗盟也杜解中

上為賦陽靈及彤弓也蓋禮工歌庶信四牡望之者華

上則天子者陽也蓋子天辨在人若天下子身陵陽而本位不若陽者臣子

是也嘗陽者君父是也

上敵王不愆愆況文引作鎮也戰也

五年楚令滅六一段志六為城在六安州北

傳天邊甯韓詩并傳武王及紂勒兵于天甯故曰修武方輿記西甯城在懷

慶府修武縣東

上六年九月不告月猶報于廟玉誌臨縣天子告朔于明堂其於言祀祖廟也

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大廟而
言自皇考王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是也告朔與朝廟不
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若依四時去禮故用太牢又云每月
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之告朔餼羊是也則于時聽法此月朔之事
謂之聽朔山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二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
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此禮天子于時當法侯于太祖廟
禮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字司尊契之於字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
王孫子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蒸二十九年釋小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
祭祭法云皆月祭是也此禮以此小為詳明故錄之

傳既蒐于菁水經注菁澤中里南故三里古池也文六年蒐于菁即此澤也

續志河東昨沁縣有董孝同善縣有董他改古董障郡以與劉昭誤合
為一杜注陰陰者作陰沁一統志董字在蒲州府禁河縣東

汝舊濟說文濟水不流也一切經音義三卷云停水曰濟按水停則濁故

孰氏疾管于水地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惡小汚民心易則行

與邪又禁藏主微怪易火行井易水所以主辰毒也古人法政水大者曰不色色匪疏

以乃政濟按法政正信舍社去而修勤書並說去矣

考殉秦奔仇武王二十年辛葬莊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二十六人按穆

公武公、弟、子、德、子、子其殉葬已歷二世矣

決水遺表禮以行劉柱主聘使自須造遺表禮而行防其志然

也非是聞晉侯有疾按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戒以梓棺人君出走有

齊備則人臣出是也。履虛表事當然矣。聘使由主賓二國聘禮。遣表將
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遣主國之表也。又言聘君若先于後入表
則逆赴者去衰而出惟稍受。此遣臣國之表也。

辰歲賤班在九人。諸侯一娶九女辰歲賤班在九人所重者末其他則皆賤
妻給使也者矣。

使教諸郭。續志注引博物記曰河東垣縣東九十里者郭郭。阮實孝迎之
子樂于陳趙孟教諸郭郭。按教諸郭者教實孝所使之人也。一使志郭原發
其在懷慶府濟源縣西。置百二十里。古曰郭郭。曰郭郭。曰郭郭。曰府志云
郭原鎮。

後官也。將相之重人君而今承清尚。下而論其人。堪否否。如孝克之告。

魏之侯老可也建置其人將官于家國則如白圭之諫惠施者亦可也均
是魏魏臣與不相言國已甚弗施个臣已叔秩受官而以一人之見更張之
使其出于公正已為侯官漸至無君不可以訓也況以己之親疎厚薄
而私為去乎國君用人私不可以私陽之控其不可誅其禍自招故傳
曰侯官登於任者為得斯戒公叔之家遠為甘其度一詞以欺世漢時左氏
學未行人之信之猶曰可也至宋如劉歆胡安國輩不信左氏實錄而捨其
二家之唾餘亦可謂善人心矣

七年運城郡水經注泗水而運下縣故城南有故黃城水出二邑一向運
郡城北山東通之郡城在兗州有泗水縣東南故下城南

晉人及秦人戰于介狐按趙盾身死以師立君大事托發其謀中易其處

晉國殿于亂秦楊由以保春秋書注為謀國不城者戒

趙于危

水注注河外東北遼卷一危古此文七年盟于危者是也竹書紀

年晉出三十二年河危于危是也方輿紀畧危古在兩封府原武縣西北

傳步招御戎戎津焉在

注之晉人故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雲之故車在

戎御猶在職按必如社言則晉之出軍原是揚聲以逆雍為名表人狂信其
為逆雍來故受給而敗非是先立御在後變計立雲之食卒不及替也即
右自假設以當逆君之計為始差之術

至于刻首

一統志刻首水在周州鄆陽縣東南按刻首作鄆玉節刻首

切奉地古文苑後漢衛敏侯碑陰文曰城惟鄆梁地即鄆首

及鄆陵

此則一鄆陵在在城陽非穎川鄆之鄆陵也顧棟高謂今沂州府沂水

如鼎地不知何據

叔神惠伯禮記註引毋毋柱故生供叔牙生武仲休生惠伯彭生皮

君杜仲氏

八年盟于葵疏史葵草之采地在人懷慶有原武縣境

不玉而復為成器者陸源某例曰遂去事畢復去未畢為執儀文之不
則其事不共之也待言夫傳之以幣者若此則星將而贈天子幣以充私
素無忍一源其有大于此者彼必不敢復尋因作之復者返于魚境以往
其耳

傳自申至于虎牢一竟按申与虎牢皆是鄭地衛國于帝丘在東郡
濮陽安得是境也虎牢傳言歸衛地遂并及鄭不言鄭者以申与虎牢

易明也服虔謂蘇子鄭者是景業之中地者在開封府汜水縣界

取武城史記正義按地志武城一名武平城在鄭縣東北十五里華州志武

平城在州東十七里

皆貴也按兩人內困于君夫人外適于強族昭又各庸新輔有不知其

施改一死于官一殺其節不期於不期及葬之新故葬之年統而加註焉於此二

人皆識之且主華孫殺之華孫逐之明此二人一不能不知其所據去何書

公教凡造于焚而坑儒之後制故乃有屠城云乎經考定著後味而

愚笑

九年葬襄王杜預之卿共葬事禮也王初諱鄭駁異曰天子于諸侯事

服詭侯為天子執衰三年尊卑有差故魯夫人成風先王使榮姝歸合

且謂名物來命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于魯既
會且贈又會葬為得禮則是喜于天子一大夫會為不行禮可知又在傳鄭
游吉之言曰：喪我先君簡子在楚於先大夫印段實往敵也。少卿也王
史不討恤所無也蓋此亦以諸侯祭天子喪及會葬之文說在次者之語
漢不得葬其不守嘉喪自違其傳 欽祥按漢二年傳曰天子七月而葬
用執單玉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言莊昧如周葬襄王亦舉
例者正以五年者宗葬之會贈名物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
且盛如是修書此違一相對其失禮甚鮮夫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出求金
求者此禮而諸侯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其為非禮何待言乎以
求金之故而如京師共葬禮道得臣亦非亦傳意極而顯而杜預不究創

考據說

傳楚王師于狼淵水注注桓陰城西南狼改南此二十里東西十里左傳師於狼淵宗字記狼溝在許州長社縣

克壺丘水注注汝水又東南運壺丘城北故陳地一統志壺丘城在汝寧府新蔡縣東南

魏不常事常事謂欽及啓廢而并

十年次于厥貉棠棣在陳州項城縣

傳取此微漢志左馮翊有微縣元和志同州澄城縣文十年春取晉北微即此城一統志微縣故城在澄城縣西南同州志縣西南二十一里

使為高商州志楚高邑今商洛鎮在州東八十五里

清宮水行注江陵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法宮美紀為荊州府治也

法宮地

右孟左孟孟取迂曲義美園陳也或曰左右木孫水外依說在上者懼

秦人戰謂左右木曰左右在魏晉書周訪傳使將軍李恒督左甄

許朝特在魏文選海賦注引鄭君口甄表也

期思一統志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西北桑葉之西北七十里

糜子逃歸衛冕引桓帝釋囚口糜在者陽方地記而糜城在安陸府志

陽縣東南六十里移牙十一年銘六文考在七即陽縣有界移牙以

州郡部之引十三志曰即鄉於李漢錫縣古康園也化星美城在鄧陽府西界

古康園地